

职业的尊严

文/晓敏

爷爷在世时,是方圆百里有名的铁匠,我们家开的铁匠铺远近闻名,慕名前来做活的乡邻络绎不绝。爷爷的铁匠铺出名的原因,是爷爷做活时从不偷工减料,不但活做得结实耐用,造型精巧,而且凡是在本铁匠铺购买的农具,如中途用坏,免费维修终身。为了避免自己家打出的农具与别人的有区别,爷爷每做出一样活计,都要在物件上打上自己的标志。爷爷还有一手绝活,他打出的镰刀锋利无比,割麦子就像割豆腐一样,唰唰的,那个快呀,令人叫绝。

有一天,爷爷的铁匠铺里走进几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说要打几把匕首,要最好的钢材,给出的价格,也是高得令人咋舌。爷爷斜着眼瞄了瞄那几个小青年,当即拒绝,说他不会打。那几个小青年不干,说你是有名的铁匠,手巧得连挖耳勺都能打出,打出的镰刀割麦如割韭菜,咋能打不出几把锋利的匕首?若



嫌价格低,再加一倍的工钱。说罢,把一沓子钱“啪”地一下摔在了爷爷面前。但此时的爷爷,丝毫不为所动,他看都不看一眼摔在他面前的那沓钱,就厉声质问:难道想让我成为你们这伙人的帮凶吗?那几个小青年听罢,只好悻悻而去。

这帮人走后,爷爷说,他们那活儿给再多的钱也不能接,要不咱铁匠铺几辈子的清白名声就全断送了,出个啥事,砸咱老祖宗的牌子。

大概是言传身教的结果吧!父亲当教师期间,常有乡邻的孩子调皮犯事或调座位有求于父亲

的,到家里来者自然没有空手的。对此,父亲从不接待,而是紧闭大门,任敲门者如何敲,就是不给开,并让母亲去劝前来送礼的人,说是有什么事了到学校找去。为此,父亲拒绝无数送上门的礼物。父亲常说,做人当学你爷爷,虽然当了一辈子铁匠,但活得铁骨铮铮。教师是教书育人的,首先要正己,才有资格教育别人。岂能图收人家一点礼金,就做出有损公理的事?这有损做教师的尊严。

看来,在父辈的眼里,职业的尊严高于一切。

只是如今,当铁匠的爷爷早已下世,教书的父亲也退休多年。每当从报纸上看到:有的教师因给学生调座位而乱收礼、炸油条者为节省成本竟滥用地沟油、当权者为了钱不惜买官卖官……每每看到这样的丑闻时,我就会想起那些坚守职业尊严的父辈们,他们那种把职业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高尚品质,现在是越来越鲜见了。

诗五首

文/韩国强

另一个孩子

如果我有另一个孩子
她肯定和我不一样
她定能承受爱情的打击
她肯定和我一样
她定能扛得起奋斗的大旗
即使成功遥远如火星
胸中的火也燃燃不息
供奉着成功”
肯定和我一样
即使永不成功

冬雨

要把尘世带进寒冷的怀中
我不祈祷春天
恶劣天气更像赤裸裸的真理
仿佛暖融融
隔离了尘世的伤口
没有伤口不叫人生
冬雨驱赶着流浪汉
他们就是伤口
尘世从来就知道
等待未来去缝合

游击队

大雪
第一场
偷偷地
像一支游击队
他们战胜了天气预报
这支正规军
大雪突然造访尘世
她要完成的任务之一
就是大雪飘飘带来惊喜
多少支笔像手一样
要捉住这六角精灵
因大雪更爱生活的比比皆是
灵感和激情被大雪笼罩
雪夜
诗人入睡纯洁
只有流浪汉
在大雪中痛苦的呻吟
脆弱的尘世屋顶容纳不了
但这不是这场大雪
突然袭来的这支游击队
要完成的任务
路灯下的大雪纷飞扬着
一种美丽
悄悄地说
去问天神吧
如果流浪汉因为大雪而缺少一双御寒的鞋子
如果诗人因为大雪而飞动着一支生花妙笔

火与冰

骨头硬
骨头里的骨髓又刻满坚贞
生活的钟摆突然送来不如意
水来不仅土掩
意志的大山隆起傲视
对生活再也不想奢望
现实是水波平静
一马平川
就这样
灵魂的火和冰
各归其主

大雁

我竟看见了大雁
美妙到妙不可言
七八只
人字形
南飞的大雁
你让爱突然涌起
追逐更大的爱
纯粹的温暖掠去了秋寒
你还没有嫌弃人类
我还能采撷相思的红豆
这股相思绵延无尽
直至再听到雁鸣一声
这一来一去
这一年
因为有你
过得不坏

石友

文/张森凤

记得有这么一则对句:“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可想见作者心思之细密。花草木石本皆无言;然花草有生命,有变化,故予人不同的感受;因而也引起情绪上的变化。而石则不然,默默无言,始终如一。人世间的情事,有时确实有声胜无声。

儿时家居小山村边陲,无紧挨的邻居,故玩伴少;加以兄妹都年长十余岁,下无弟妹,童年颇为孤单;常独自玩耍。因而也练出自得其乐的本领;如雨天站在门口。看檐滴落的水花;晴天坐树下望蓝天里的白云变幻;拨弄墙角路旁的小花小草;跟踪落单的蚂蚁等等。其中最好的玩伴;也可说是密友,就是那块大石头了。

老家依山面水,出门就是山坡。这坡上散落着大小不一巨石,形状各异。其最教我喜爱的一块石头,就座落在屋旁数十公尺处;像一条蹲踞时的腿,斜斜在坡上。上石头的顶上像马的脊背,中间隆起,跨坐其上如骑马,更像坐在一个巨人的大腿上。石的前端壁立,高出地面约丈余。在石壁的中间有个椭圆形的浅窟窿,有如佛龛,约可容一个孩童靠,坐这可是我小天地;因为上下皆达不到,只能攀着树枝或杂草,由石头的腰际挪进,去所以相当隐蔽;在山坡上是很难被发现。

这块石头非常坚硬,灰白色的底,杂布着灰黑色的花点。表面甚是粗糙,不小心擦到就破血

流。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岗石就因为皮面糙涩,只要徒手赤脚攀爬,应不会跌落;记忆中似未曾失手过。不然秘密早就曝光,家人绝不会允许攀爬。

大石头的顶上虽不平坦,但却眺望的好地方:站在高头,坡下的梯田与山沟,对面山上的一切景物,尽在眼前;远方的大海及来往的船只,也都在望。尤其南风吹起,那种迎风而立的豪迈,让人感到神气与飘然。生气的时候,更可拾把小石子,一个个使劲的扔向远方。慢慢地气消了;在顶上也玩腻了,自然再攀到下面的龛洞,把玩收藏在龛里的小玩艺。这又是另一种满足。

这个小龛洞很浅,无法端坐,只能斜靠;但却挺舒服的。

更因为它又浅又峭,所以不招虫介与尘埃,终年干净。大人无法立足,其它孩童又不知道,完全属于个人的秘境。尤其是受委屈或生闷气的时候,可是最佳的避难所。所以他是我的挚友;也是玩伴。他从未拒绝;我更不会抛弃了这朋友。

老了,离童年的岁月越来越遥远。加以小学毕业后大部份的时间都离家求学,然后就业,终至背井离乡。一晃已近三十年。有次返乡曾欲觅旧迹,无奈上有密林杂树阻道,下有荒烟蔓草侵覆,只能“可望而不可及”。虽然那几时的石友依旧;在但其余的人物皆全非矣!人事代谢,岁月不居,孩提往事只有在梦里寻觅;但是,谁知他何时入梦?

幸福是一种能力

文/马亚伟

新家装修的时候,我认识了一对刷油漆的小夫妻。

夫妻俩都还不到三十岁,来自湖北。男人姓张,我叫他小张。小张看上去矮墩墩的,很憨厚。他干活很仔细,先在家具上面打砂纸,做油漆前的准备工作。他每次来,都带两套衣服,一套干活穿,一套走的时候穿。走之前,他要洗脸洗手,换上体面的衣服。

要刷油漆了,小张的老婆也过来了。那天,她戴了个大口罩,很卖力地干活。屋子里油漆味特别浓,但是他们就那样一丝不苟

地刷着。我想,这些外出打工的人都不容易,工钱不高,遇到苛刻的业主还百般还价,人生地不熟,只有忍气吐声。

小张的老婆和我打招呼时,我看到她露出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傍晚他们要走的时候,两个人又换上了备用的干净服装。小张老婆摘掉口罩,换上衣服的那一瞬间,我呆住了。原来她是那么漂亮的一个女人:长期的油漆工作似乎一点没影响她的皮肤,她的皮肤白皙,五官精致,说起话来笑盈盈的。我甚至非常现实地想,这样一个漂亮女人,随便傍个什么大款,也用不着这么辛苦生活。我不停地感

叹:“小张,你怎么能娶到这么漂亮的老婆?太有福气了!”小张憨憨地笑着说,他们俩是一个村子的,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同学。

夫妻俩干油漆工,却非常干净讲究。有一次我看到他们一起去逛街,和城里的年轻夫妻一样,穿得时尚新潮。还有一天晚上,我看到他们来小城的广场玩。广场是小城人休闲娱乐的地方,跳舞的,唱戏的,几乎每天都热闹非凡。那天小张他们还凑到人群里,唱起了卡拉OK。两个人拉着手唱得有模有样。他们唱完了,我一个劲儿给他们鼓掌。我问他们:“干了一天活,不累吗?”他们显得很开心,说:“还行,好好调节调节,生活才有意思。”

我想,俩人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生活,他们并不觉得生活有多么艰辛。他们追求幸福,从平淡的生活中发现幸福。

体验幸福。平日里,我们只看到了这些打工者辛苦的背影。当他们扭过转身来时,我们看到了他们的灿然一笑,

他们在对生活笑,尽管生活需要他们付出太多的汗水。我被他们的乐观感动了。

搬家以后,我还在饺子馆里遇到过他们一次。他们说,偶尔也会去饭店消费。那次他们只点了两份饺子,你却让我让你,看上去去满是幸福。我和几个朋友出来吃饭,我去买单的时候,捎带也给他们买了。没想到俩人走的时候,硬是在我的桌子放了二十块钱。然后冲我又是灿然一笑:“姐,我们走啦!”我知道,他们虽然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但是依然保留着可贵的自尊。

住进新家,我们居民楼的北面就是几栋豪华别墅,常常看到一些画着精致妆的女人和大腹便便的男人,牵着宠物狗在溜。可是,在他们脸上,我很少看到笑容,有时候还看到他们眉头紧锁的样子。我想起小张夫妻俩的笑容,那是我见到的最幸福的笑。

其实,幸福也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与金钱无关,与物质无关,那是美好的心灵感恩生活、懂得珍惜的能力。

非常感受

来稿请发送到邮箱 qwb@shandong.cn

